

叶兆言

枣树的故事

没人知道只是城墙的一个窟窿，粗粗野野，一道不规则的裂缝，赢得下这儿。都想看那受过道道裂缝，掉开着，黑黑地，睡去冬眠的烟和快饿死的狗。当白鼠从云梭子结草，深伏的黑鸟惊起，蝴蝶乱飞，有着古花纹的老鼠嗖嗖游出去，一场出外同去，5年打响了。

尔勇最担心的，是它该死。成天窟窿里，另有一条通道。他跟踪白脸已经，整整七个月，二百一十一天。

这次该收场了。

15 × 22 × 1.20

Best 50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五月的黄昏

叶兆言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叶兆言

五月的黄昏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4 辑: 1978~2000/格非等著.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ISBN 7-5387-1574-6

I. 中… II. 格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2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 第 4 辑

五月的黄昏

作 者: 叶兆言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字 数: 2715 千字
印 张: 129.625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4-6/I·1510
定 价: 1280 元 (全 10 册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- 1 /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1 / 五月的黄昏
12 / 枣树的故事
133 / 采红菱
206 / 关于厕所
246 / 青春无价
308 / 烛光舞会
350 / 故事：关于教授

五月的黄昏

1

叔叔从楼上往下跳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学校打排球。这是个倒霉的日子，我们已经输了两局，眼见着第三局大势所趋，还剩下最后一口气，小曹跑来报信。鼓楼医院急诊部打来电话，要我赶快到医院去。

我没想到会是叔叔出事。反正到医院不会有好事。半个月前，我骑车撞了一位老太。这是地道的触霉头。当时正好下鼓楼坡，那老太婆不知怎么地就到了面前，一刹闸，好家伙，我一个狗吃屎地栽了出去，差一点没有把下巴跌掉。自行车横滑时，碰了老太一下。老太在急诊室的躺椅上躺了两天，一个劲地自作主张，要医生没完没了地挂葡萄糖。我花了二十几块钱的医药费，又花了二十几块钱的营养费。那老太婆真正厉害，两天之内，光虾仁方便面，就吃了一斤八两。她吃得多，又不停地挂葡萄糖

水，用不了半小时便上一次厕所。除了揩屁股，她几乎没在一样不要我做。刚刚给她系上裤带，她又逼着我去找医生要“开塞露”。她的儿子是手表厂的一个锻工，个子不高，满脸的胡子，和我说三句话，要挥两次拳头。每当我屁颠颠地把老太扶到厕所去，他就站在一旁冷笑，好像我是做儿子的一样。要不是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都向着我，那老太婆准会在急诊室里住一年半载。这两天是我一生中最低声下气，或者说最唉声叹气的日子。要是这日子一直这么下去，我只有两条路好走：一是把老太杀掉，另外一条，和叔叔一样，从四楼跳下来。

去医院总得带点钱，我身上连菜票都用光了。我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向小曹借钱。小曹新做了一套西装，配了根通红通红的领带，听说要借钱，把个脸憋得和领带一样红：“林林，我身上要是有一个子儿，都是你的！”我相信在他身上准能搜出钱来，但是嘴里只好说：“那你自行车总可以借给我吧！”自行车不是钞票，不能藏在口袋里说没有。小曹说：“这还不一句话！”说着，两只手在口袋里乱摸，临了在学生证里把钥匙找了出来。学生证里夹着一张十块的“大团结”，小曹脸一红：“哟，还真有钱，你拿去用吧。”

我和小曹一起去宿舍取自行车。路过厕所，我无意识地跟着小曹一起进去，在小便池沿上站了好一会，才想到自己根本不要撒尿。取了自行车，小曹正好要到校门口办事，我用车子把他带到门口，他一路哼着流行歌曲，一只手在我屁股上打着拍子。门卫很不高兴地瞪着我们。

校门口的冷饮店新开张，有几个穿裙子的女学生在喝汽水。我差一点把自行车骑到冷饮店里。小曹吓了一跳，因为他的脚在女学生的裙边上擦了一下。我请小曹喝了一瓶汽水，自己连喝了两瓶。刚打过球，口可真渴。虽然只是五月里，我真恨不得把冷

饮店里的电风扇打开吹吹。

从学校到鼓楼医院并不远，但是我害怕到医院去。一想到那老太婆呻吟着又要上厕所，我脸上就发烧。自行车好像也晓得我心思，眼看着都要上鼓楼坡，啪的一声，链条脱掉了。我下车弄了半天，一手的油污，还是不能把链条装上去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把车子锁起来，放在人行道上，空身去医院。

急诊部门口围了许多人，叽叽喳喳地正议论着什么。一辆警车停在旁边，两个公安人员在说笑，其中一个不停地用大盖帽扇着。我没有心思看热闹，闷闷不乐的往里去，在里面转了一圈子，又转了一个圈子，见不到一个熟悉的人。到底是谁打电话给我的呢？我知道那个被我撞过的老太的名字，但是值班登记簿上并没有。值班护士脸上有点不高兴，因为登记簿上让我留下了好几个脏手指印子，幸好她还记得我，并向我保证：那难剃头的老太婆没有来过。“那是谁给我打电话呢？”我感到一阵燥热，很不高兴地说。值班护士耸耸肩膀，表示这事和她没有关系。这时又进来了几个护士，她们互相问了半天，又分析来研究去，最后反过来问我：“那么，是谁给你打电话的呢？”

我说：“总不会是我自己给自己打电话吧！”

那几个护士都笑了，其中一个最不漂亮的护士对我挤了挤眼睛：“那你干吗不到有电话的地方去问，我们这又没有电话。”

电话装在隔壁，我跑过去，房间是空的，电话机呆头呆脑地睡在那里。一个护士拎着瓶盐水冲进来，看了我一眼，掉头走了。我对着电话机怔了半天，想一定是有人和我开玩笑。小曹是个书呆子，恶作剧一定是别的人想出来的。我把班上几个爱开玩笑的同学，挨个地骂了一遍。然后往急诊部外走。门口依然围着一堆人，公安人员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。我听人在议论着一件什么谋杀案。突然，警车那面一个公安人员叫了一声，四五个公安

人员都朝那边走过去，一个跟着一个钻进车子。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伸手和车里的公安人员招呼告别。好多围观者跟过去看。我刚想过去凑热闹，车上的警笛猛地怪叫起来，大家慌忙让开路，一个小女孩吓哭了。我无端地有一种犯罪的感觉，背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朝我迎面走过来。我们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，大家吃了一惊。他是叔叔的好朋友吕辉叔叔。我叫了一声“吕叔叔”，他十分激动地冲过来，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嘴角直哆嗦，半晌没说出一句话。我很不好意思。许多人盯着我们看，对着我们指手画脚，有个人甚至用臂膀撞了我一下。我的手很脏，手汗和刚刚弄自行车链条时留下的污垢，在吕叔叔手上盖了好几个指纹印。吕叔叔还是那么激动，泪珠在眼眶里闪着，久久不说话，直到一个穿便衣的公安人员走到我身边，他才脱口而出：“你叔叔，林林，你叔叔——”没有把话说完，他的眼泪真淌下来了。我不知道叔叔出了什么事。那个穿便衣的公安人员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很沉重地说：“你叔叔已经死了，这儿不方便，我们换个地方谈一下。”

吕叔叔告诉我，那个穿便衣的公安人员，是派出所的金所长。我们到了急诊部的办公室，吕叔叔关门把围观的人拦在外面，又把窗帘拉上。从窗帘的缝隙里，还能看见一两只向我们窥探的眼珠子。金所长的话很简短。他告诉我出事大约是在两个小时以前。“从现场的情况看，你叔叔显然是自杀，我们已经通知了分局和市局，他们也派人来看过了。当然，现在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。我们希望你能很好地和我们配合，能够提供一些线索，譬如你叔叔是否给你写过什么信，近来和你谈过些什么。好吧，现在不用你回答，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你叔叔？”

叔叔躺在一间小房间里。远远地看过去，只见他两眼睛闭

着，鼻子下面贴了一条白胶布。我不敢相信这就是叔叔。死者的脸铁青，看上去好像要比我叔叔瘦得多。叔叔的颧骨从来没有这么高过。吕叔叔在我身边直哆嗦，恍惚间，我似乎看见死者的嘴动了一下。一个护士从门外闪了进来，对吕叔叔嚷道：“唉，这人的家属来了没有？”我回头一看，是刚才在值班室中见到的最漂亮的一个护士。她也认出了我，脸上一副“原来是你”的表情。

吕叔叔说：“他侄子已经来了。他还有个女儿，我打电话去时，她已经走了，没联系上。”

“那得等多长时间！”

“这……”吕叔叔无可奈何。

“不行，”护士突然脸一沉，“再不来，我们可要拖走了，老放在这算什么，这床别人还得睡呢！我不管，我打电话了。”

护士出去后，我发现叔叔的脸，不知道怎么的已经给白床单罩上了。隔了一会，那护士领着一个老头推着担架车走进来。吕叔叔上前和他们商量，希望能够再等一会。老头笑着说：“这我做不了主，叫我拖走，我就得拖走。”说着，把担架车和床并齐。我想向护士讨个情，可是她冷冷地说：“喂，别傻看着，帮个忙，你拎这一头。”我一边和老头把尸体往担架车上抬，一边嘀咕：“我叔叔刚死，你们就要把他抬走，也太不好说话了。”

那护士叫起来：“刚死？你摸摸看，最起码两个小时。”

我不服气地说：“什么两个小时，我刚才还看见他嘴动的呢。”我的话把他们吓了一跳，也把我自己吓了一跳，因为我仿佛到这时，才真正意识到叔叔是死了。那老头把手伸进被单，在叔叔在脸上摸一下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小同志，你这个说话，实在是有点——我告诉你，你说得还不稀奇，死了两个小时嘴动算什么，有的人死了一个礼拜还能说话呢。”他的话把吕叔叔和

那护士都逗笑了。我也差一点笑出来，但是我立刻意识到这个白床单里裹着的，是我唯一的叔叔。我笑不出来。我只有一个叔叔。

2

叔叔的家离鼓楼医院不远，是个四室一厅的大套。那房子的客厅相当大，带有可以放古玩的装饰壁柜，很有些富丽堂皇。从我们学校宿舍的窗口，可以看见叔叔家那幢楼房孤零零地耸立在一群矮房子中间。除了应付考试，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，我总是住在叔叔家。我们一起喝酒，一起看彩电，又一起没完没了地聊天。我们总是把时间颠倒过来，把黑夜当成了白天，再把白天当成黑夜。叔叔在一夜之间和我说的话，要比我爸爸一生之中对我说的话还要多。我几乎每个星期一的早课都要迟到。

叔叔搬到这套考究的房间，也不过一年多。当时，我找了好几个同学一起相帮着搬家。家具都搬进去以后，房间里还没收拾，乱七八糟，叔叔开了一瓶泸州老窖慰劳我们。他这人一喝酒便有醉意。我们几个人正在议论这房子如何好，如何漂亮时，他却说：“这房子还有个好处你们不会看出来，赶明儿你要是想死，只要往这窗外一扑就行。”叔叔死后的那天晚上，我脑子里老翻来倒去地出现叔叔说这话时的神态。我把这种感觉说给堂姐毛毛听，她深有同感：

“可不是，自从我们搬到这里来，触霉头的事就没断过。我天天晚上做梦都听到猫叫。”

毛毛这话是真的。我也不知道这附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猫。常常半夜三更，我和叔叔正说着什么好玩的事，便会有一只猫突

然怪叫起来，紧接着猫声四起，响成一片。叔叔家的小保姆小潘接着毛毛的话茬说：“乖乖，你不晓得这两天的猫叫，简直是少有。林林，你要是不相信，你问毛毛好了。真吓死人！”

房间里还有许多人。有几个是毛毛单位的。最多的是叔叔单位的人，有几张熟悉面孔，我在急诊室门口就见到过。所有的灯都打开了。吕叔叔从这个房间赶到那个房间，一会安慰毛毛，一会安慰我，再不就是一个劲地拖着小潘问这问那。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虽然外面满天星星，但总觉得正在下一场不大不小的雨。

毛毛又在重复她不知说了多少遍的那几句话：“我去上班，爸爸说：‘今天一下班就回来。’我说：‘我哪天不是一下班就回来？’爸爸火了，他说‘叫你回来，就回来！’到快下班，小潘来喊我，我问她爸爸叫我回去有什么事，小潘说不知道。我哪能想到爸爸会走这一步，我只想，偏不早回去，便拉着小潘一起去看电影。那电影又不好看，就只不过成心想气气爸爸。”

小潘说：“是呀，早上贾书记和毛毛发脾气时，我也在。贾书记这一阵脾气特别大。中午他一个人喝闷酒，足足喝了两个小时。后来也不知他在房间里干了些什么，到了三点多钟，他出来对我说：‘小潘，你去接一下毛毛，你们一起回来。’当时我想，毛毛又不是小孩，接她干什么。但是我害怕贾书记发脾气，虽然他很难得很难得对我不客气。”

这时，电话铃突然响了。吕叔叔奔过去接电话。原来是妈妈打来的，吕叔叔刚把电话递给我，便听到妈妈在里面骂人了：“林林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有你这样打电报的：叔死速来。好端端的，叔叔怎么会死了？”

我说：“叔叔是死了嘛，这还能假。”

“我问你是怎么死的！”

“怎么死的，你来了不就知道了？”我不愿妈妈为这话生气，赶紧补了一句：“他从四楼跳下去，从四楼。”

“该死！”妈妈在电话那头叫道。我肯定这一声，整个房间的人都能听见。

以后便是吕叔叔和妈妈对话。他们谈了好久，我在毛毛房里待了半天，吕叔叔才跑来对我说：“你爸爸妈妈最迟后天便可以到。”

“我们到时会派车子去接的。对了，刚才我忘了问，你爸爸妈妈出来，一般是坐软卧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爸爸妈妈一来就好了。许多事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进行，刚刚我和你妈谈了不少，我们许多意见都是一致的。首先得赶快把丧事办掉。你妈妈在电话里说，他们只准备在这待一两天，因此我想，你爸爸妈妈一来，我们尽快安排一个告别仪式，先把尸体火化了再说。你看怎么样？派出所金所长打过招呼，你叔叔是自杀，最好不要开追悼会，影响不好，你说呢？还有毛毛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要是有关要求的话，只管提。”

毛毛说：“提屁的要求，爸爸都死了，你有办法让他活过来？”吕叔叔叫毛毛不要激动，毛毛接着说：“我激动个屁，你们才激动呢，我爸爸都死了，这下你们好称心了。”

吕叔叔说：“毛毛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，你看，今天有多少同志来帮忙。毛毛！这话可不该说。”

“我偏要说，说了怎么样，谁稀罕你的同志们，这会一个个来得跟真的一样，我爸爸不死，你们怎么不来？”

吕叔叔看见毛毛有些失去理智，让我劝劝她，他自己到另外一间房间去了。毛毛突然哭出声来，我正想上前劝她，见她单位的几个女同事已经在劝。有个和毛毛年龄仿佛的姑娘，劝着劝